南北史合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五十五

明　李清　撰

列傳第四十四

南史五十五

梁簡文帝諸子大訓刪　孝元帝諸子

簡文二十子王皇后生哀太子大器南郡王大連陳淑容生尋陽王大心左夫人生南海王大臨及安陸王大春謝夫人生瀏陽公大雅張夫人生新興王大莊包昭

華生西陽王大鈞范夫人生武寧王大咸褚脩華生建
平王大球陳夫人生義安王大昕朱夫人生綏建王大摯
其臨川王大款桂陽王大成汝南王大封樂良王大圜
並不知母氏潘美人生皇子大訓早亡無封餘不知不
載
哀太子大器字仁宗簡文嫡長子中大通三年封宣城
郡王太清二年十月侯景冦建鄴勅太子為臺内大都
督三年五月簡文即位六月癸酉立為皇太子大寶二

年八月景廢簡文將害太子時景黨稱命召之太子方講老子將下牀刑人掩至太子顏色不變徐曰久知此事嗟其晚耳刑者將以衣帶絞之太子曰此不能見殺乃指取繫帳竿下繩絞之遂絕時年二十八太子性寬和兼神明端嶷在賊中每不屈意左右竊問故答曰賊若未須見殺雖復陵傲呵叱終不敢害若見害時至雖一日百拜無益於死問者又曰官今憂逼而神貌怡然未喻此意答曰吾自度死必在賊前若諸叔外來平夸

羯寇必前見殺然後就死若遂開拓上流必先見殺後取富貴何能以無益之愁橫憂必死之命耶初景之西上携太子同行及敗歸舟往往相失太子所乘舟入樅陽浦舟中腹心並勸因此入北太子曰自國家喪敗志不圖生主上蒙塵寧忍違離吾今若去乃是叛父非謂避賊天下豈有無父之國便涕泗嗚咽命即前進賊以太子有器度每憚之恐爲後患故先及禍承聖元年四月追謚哀太子祔太廟陰室

尋陽王大心字仁恕簡文第二子幼聰朗善屬文

三國典畧曰大心小名英童與大器年俱十歲並能屬文嘗雪朝入見武帝帝詠雪令二童各和並援筆立成　梁簡文集載戒大心書曰汝年幼乏學可久可大其惟學與面牆而立吾所不取立身之道與文章異立身先須謹重文章且須放蕩

中大通四年以皇孫封當陽縣公大同元年為都督郢州刺史時年十三簡文以其幼戒之曰事無大小悉委

行事大心雖不親州務發言合理衆皆驚服太清元年為雲麾將軍江州刺史貪冒財賄不能綏民二年侯景寇都大心招集士卒與上流諸軍赴援宫闕三年臺城陷上甲侯蕭韶南奔宣密詔加散騎常侍進號平南將軍大寶元年封尋陽王初歷陽太守莊鐵以城降侯景既而又奉其母來奔大心以鐵舊將厚為其禮軍旅之事悉委之以為豫章内史景數遣軍西上寇抄大心輙令鐵擊破之擒其將趙加婁賊不能進時鄱陽王範率

衆棄合肥屯于栅口待援兵揔集欲俱進大心聞之遣要範西上以湓城處之廪饋甚厚欲與戮力除難會鐵據豫章反大心令中兵參軍韋約討之鐵敗乞降鄱陽世子嗣先與鐵善謂範曰昔與鐵游處其人才畧從横若降江州必不全其首領嗣請援之乃遣將侯瑱救鐵夜破韋約等營大心大懼於是二藩釁起景將任約畧地至湓城太心遣司馬韋質拒戰敗績時帳下猶有勇士千餘人咸說曰既無糧儲難以守固若輕騎往建州

以圖後舉策之上也其母陳淑容不從

梁書載淑容言曰汝久違二宮不思拜謁闕廷且吾已老乃欲遠涉險阻豈謂孝子吾不從

撫胸慟哭大心乃止遂與約和二年將遇害遶牀謂賊廂公王僧貴曰我以全州歸命何忍相苦乃見射而殞

臨川王大款字仁師簡文第三子初封石城縣公位中書侍郎太清三年簡文即位封江夏郡王大寶元年奔江陵湘東王承制改封臨川王魏克江陵遇害

南海王大臨字仁宣簡文帝第四子大同二年封寧國縣公少敏慧年十一遭左夫人憂哭泣毀瘠以孝聞後入國學明經射策甲科再遷給事黃門十一年為長兼侍中出為琅邪彭城二郡太守侯景亂屯端門都督城南諸軍事

冊府元龜曰時議者皆勸收外財物擬償賞賜大臨獨曰物乃賞士而牛可槁軍命取牛得千餘城內賴以享士

大寶元年封南海郡王出為都督東揚州刺史又除吳郡太守時張彪起義會稽吳人陸令公頴州庾孟卿等勸大臨投之大臨曰彪若成功不藉我力如其撓敗以我說馬不可往也二年遇害

南郡王大連字仁靖簡文第五子少俊爽能屬文舉止風流雅有巧思妙達音樂兼善丹青大同二年封臨城縣公七年與兄大臨俱入國學並射策甲科皆拜中書侍郎十年武帝幸朱方大連大臨並從帝問曰汝等習

騎否對曰臣等未奉詔不敢輒習敕令給馬試之大連兄弟據鞍往還各得馳驟之節帝大說即賜所乘馬及為啟謝辭又甚美帝他日謂簡文曰昨見大臨大連風韵可愛足慰吾老年累遷侍中太清元年出為東揚州刺史侯景入寇建鄴大年率衆四萬來赴及臺城沒援軍散還東揚州會稽豐沃糧伏山積東山懲景苛虐咸樂為用而大連恒沈湎於酒宋子仙攻之大連棄城走追乃於信安縣大連猶醉弗之覺三吳悉為賊有大寳

元年封南郡王賊遣將趙伯超劉神茂來攻大連專委部將留異以城應賊大連走為賊所獲

資治通鑑曰異為子仙鄉導追而報之送建康帝聞之引帷自蔽掩面而泣

侯景以為江州刺史

梁書曰大連既迫賊手恒思逃逸乃與賊約曰軍民之事吾皆不與侯我存亡但聽鐘響欲罕與相見因得亡賊亦信之事未果

二年遇害

安陸王大春字仁經簡文第六子少博涉書記善吹笙天性孝謹体貌瓌偉腰帶十圍大同六年封西豐縣侯後為寧遠將軍知石頭戍軍事侯景內寇大春奔京口隨邵陵王綸入援戰於鍾山軍敗肥大不能行為賊所獲大寶元年封安陸郡王出為東揚州刺史二年遇害

桂陽王大成字仁和簡文第八子初封新塗公太清三年簡文即位封山陽王大寶元年奔江陵湘東王繹承

制改封桂陽王大成性甚兇麤兼便弓馬至江陵被甲夜出人謂為刼斫之遂失髻魏克江陵遇害

汝南王大封字仁叡簡文第九子初封臨汝公太清三年簡文即位封宜都郡王大寶元年奔江陵湘東王承制封汝南王魏克江陵遇害

愚按北史云大封同弟大圜充使西魏周保定中封晉陵縣公此云二年遇害大誤

瀏陽公大雅字仁風簡文帝十二子大同九年封瀏陽

縣公少聰警美姿儀特為武帝所愛臺城陷大雅猶命左右格戰賊至漸衆乃自縋而下發憤感疾薨

新興王大莊字仁禮簡文第十三子性躁動大同元年封高唐縣公大寶元年封新興郡王位南徐州刺史二年遇害

西陽王大鈞字仁博簡文第十四子性厚重不妄戲弄年七歲武帝嘗問讀何書對曰學詩因令諷誦即誦周南音韻清雅帝重之因賜王羲之書一卷大寶元年封

西陽郡王位丹陽尹二年監揚州遇害
武寧王大咸字仁容簡文帝十五子美風儀眉如畫大
寶元年封武寧郡王二年為丹陽尹遇害
建平王大球字仁玉簡文帝十七子大寶元年封建平
郡王二年侯景園臺城遇害
義安王大昕字仁朗簡文帝第十八子年四歲母陳夫
人卒哀毀若成人晨夕涕泣目為之傷及武帝崩大昕
奉慰簡文嗚噎不自勝左右莫不掩泣大寶元年封義

安郡王二年遇害

綏建王大摯字仁瑛簡文帝十九子幼雄壯有膽氣及臺城陷乃歎曰大丈夫會當滅虜嫡媼驚掩其口曰勿妄禍將及大摯笑曰禍至非由此大寶元年封二年遇害

樂良王大圜簡文第二十子大寶元年封後入周仕隋位内史侍郎

孝元帝諸子徐妃生忠烈世子方等王貴嬪生貞惠世

子方諸始安王方略袁貴人生愍懷太子方矩夏貴妃生敬皇帝餘不顯

忠烈世子方等字實相孝元長子少聰敏有俊才善騎射尤長巧思性愛林泉特好散逸嘗著論曰人生處世如白駒過隙耳一壺之酒足以養性一簞之食足以怡形生在蓬蒿死葬溝壑瓦棺石槨何以異茲吾嘗夢為魚因化為鳥方其夢也何樂如之及其覺也何憂斯類吾不及魚鳥遠矣故魚鳥飛浮任其志性吾之進退恒

在掌握舉首懼觸搖足恐墮若吾得與魚鳥同遊去人間如脫屣耳初徐妃以妬失寵方諸母王氏以治容倖嬖及王夫人終孝元歸咎徐妃方等意不自安孝元聞之又惡方等方等益懼故述此論申志時武帝年髙欲見諸王長子孝元遣方等方等欣然升舟冀免憂辱行至緐水遇侯景亂孝元召之方等啟曰昔申生不愛其死方等豈顧其死孝元省書歎息知無還意乃配步騎一萬使援臺城賊每來攻方等必身當矢石城陷方等

歸荆州收集士馬甚得衆和孝元始歎其能方等又勸脩築城栅以備不虞既成樓雉相望周回七十餘里孝元觀之甚說入謂徐妃曰若更有子如此吾復何憂徐妃不答垂泣而退孝元忿之因疏其穢行牓於大閤方等入見益自危時河東王譽爲湘州刺史不受令方等求征之孝元謂曰汝有水厄深宜慎之拜爲都督令南討方等臨行謂所親曰吾此段出征必死無二死而獲所吾豈愛生及至麻溪軍敗溺死求屍不得孝元聞之

喜不以為戚後追思其才贈侍中中軍將軍揚州刺史謚忠壯世子幷招魂塟之

顔氏家訓曰元帝在江州不豫方等親拜知醫中兵參軍李猷

方等注范曄後漢書未就所撰三十國春秋及篤靜子行於世孝元即位改謚武烈世子子莊改本紀

貞惠世子方諸字明智孝元第二子幼聰警博學明老易善談玄風采清越特為孝元所愛母王氏又有寵及

方等敗後孝元謂曰不有所廢其何以興勿以汝兄為
念因拜中撫軍將軍自副又出為郢州刺史鎮江夏以
鮑泉為行事時孝元遣徐文盛與侯景將任約相持方
諸年十五童心未革恃文盛在近不恤軍政日與鮑泉
蒲酒為樂景知之乃遣其將宋子仙從間道襲之百姓
奔諸方諸與鮑泉並不信曰文盛大軍在下虜安得來
始命閉門賊已入城方諸方踞泉腹以五色綵辮其鬚
子仙執方諸以歸王僧辯軍至蔡州景遂害之孝元追

諡貞惠太子
愍懷太子方矩字德規孝元第四子少勤學美容止初
封南安侯太清初累遷侍中中衛將軍孝元承制拜王
太子改名元良承聖元年十一月丙子立爲皇太子及
升儲位眤狎羣小好著微服嘗入朝公服中著碧絲布
袴掘衣高孝元見之大怪遣尚書周宏正責之因使太
子師宏正佗日宏正謁見孝元問曰太子比頗受卿導
否對曰太子聖德乃未見日新幸無大過帝曰卿以我

父子故未直言從容之間無失和嶠之對便有廢立計未及行而江陵喪亡遇害太子性聰頴而凶暴猜忍俱有孝元風敬帝承制追謚愍懷太子

始安王方略孝元第十子貞惠世子母弟母王氏王琳之次姊孝元即位拜貴嬪次妹又為良人並蒙寵幸方略益鍾愛侯景亂孝元結好西魏方畧年數歲便遣入關孝元親送近畿執手歔欷既而旋駕憶之賦詩曰如何吾幼子勝衣已别離十日無由宴千里送遠垂至長

安即得還贈遺甚厚江陵表亡遇害貴嬪良人並更誕
子未出閨無封失名
論曰簡文提挈寇戎孝元崎嶇危亂諸子之備踐艱棘
蓋時運所鍾乎忠烈以幹蠱之材居冢嗣之任竟亦當
年摽落通塞命也哀哉
宣帝八男王皇后生孝惠太子曹皇太妃生孝明帝餘
不知母氏無名者三人
詧字道遠宣帝長子帝為梁王立為世子尋薨及稱帝

追謚孝惠太子

巖字義遠宣帝第五子性仁厚善撫接歷尚書令太尉太傅隋召後主入朝巖降陳授東揚州刺史及陳亡百姓推巖為主為宇文述所破斬於長安

岌宣帝第六子性淳和位至侍中中衛將軍天保五年薨贈司空謚曰孝

岑字智遠宣帝第八子位至太尉性簡貴御下嚴整後主嗣位自以望重屬尊頗有不法故隋文徵入朝拜大

將軍封懷義郡公

孝明帝七男自後主琮以下皆不知母氏

瓛字欽文孝明第三子幼有令譽能屬文位荆州刺史頗有能名隋召後主入朝命崔弘度將兵至荆州瓛懼與叔父巖奔陳陳以為侍中吳州刺史甚得物情三吳父老皆曰吾君之子陳亡吳人推為主吳人見梁武簡文宣明諸帝於兄弟中並以第三踐尊位瓛自謂孝明第三子深自矜負有謝異者頗知廢興梁陳之際言無

不驗江南人甚敬信之及陳後主被擒巽奔瓛益為衆
歸宇文述攻瓛瓛遣王褒守吳州自將拒述述遣兵別
道襲褒褒衣道士服棄城遁瓛敗將左右數人逃於太
湖匿民家被執送長安斬之時年二十一

瑑晉陵王

璟臨海王仕隋尚衣奉御

珣南海王

新唐書宰相世係圖曰珣仕隋歷左光祿大夫梁公

食邑三千户贈遷州刺史子鉅鈞隋時嗣梁爲千牛
鈞終唐太子率更令生渝州長史灌灌生嵩相玄宗
二子華衡華相肅宗二子恒悟恒殿中御史生俛相
穆宗悟爲大理司直生放相僖宗衡尚新昌公主爲
太僕卿駙馬都尉生子復相德宗次子湛湛生寘相
懿宗寘生遘相僖宗以事具唐書不全録
瑒義陽王仕隋秘書監陶卯侯
瑀内史侍郎河池太守

新唐書世系圖載瑀相高祖又傳曰瑀字時文九歲梁封新安王幼以孝聞梁亡入長安女兄為晉王妃瑀好釋氏又兼愛經術善屬文性鯁急嘗以劉孝標辨命論詭悖著論非之以為人稟天地而生謂之命至吉凶禍福則繫諸人令一於命非先生所以教人通儒栁碩言諸葛穎嘆曰是足鍼孝標膏肓矣晉王為太子授右千牛即帝位妃為后而瑀寖又親寵頻遷尚衣奉御檢校左翊衛鷹揚郎將感末疾不呼醫

曰天若假吾餘年因得爲吾適階矣后聞責之曰爾亡國之後不安小官而高爲怪語罪當不測瑀復治疾良已拜內史侍郎數言事忤旨稍見忌煬帝至鴈門爲突厥所圍瑀謀曰夸俗可賀敦與兵馬事況義成公主以帝女爲之必恃大國援若走一單使往喻宜不戰解又衆恐陛下已平突厥復事遼東故怠不肯戰願下詔赦麗專討突厥則人自奮矣帝從之既而公主詭辭謂突厥果解圍去然帝素意伐遼又銜

璹言謂郡臣曰突厥何能為璹乘未解時乃終恐我遂出璹為河池郡守部有鈔賊萬人吏不能制璹募勇敢士擊降之悉捐貲畜賜有功又擊走薛舉衆數萬高祖入京師招之挈郡自歸授光禄大夫封宋國公拜民部尚書秦王領右元帥攻洛陽署璹府司馬武德元年遷内史令帝委以樞筦内外百務悉關決或引升御榻呼曰蕭郎璹自力孜孜抑過繩違無所憚上便宜每見納用手詔曰公言社稷所頼朕既寶

之故賜黃金一函公其勿辭是歲州置七職秦王為
雍州牧以瑀為州都督詔嘗下中書未即行帝讓其
稽瑀曰隋季内史詔敕多違舛百司不知所承今朝
廷初基安危繫號令比承一詔必覆審使先後不謬
始得下此所以稽留也帝曰卿用若爾朕何憂乎初
瑀關内田宅悉賜勳家至是還給之瑀盡分宗族獨
留廟堂奉祠王世充平進尚書右僕射七年以熒惑
犯右執法求避位不許久之遷左僕射貞觀初房玄

齡杜如晦新得君事任稍分璵不能無少望乘罅切
試辭旨疏躁太宗怒廢於家俄拜特進太子少師復
為左僕射帝問璵朕欲長保社稷奈何璵曰三代有
天下所以能長久者類封建諸侯以為藩屏秦守置
令二世而絶漢分王子弟享國四百年魏晉廢之亡
不旋踵此封建明效帝納之始議封建坐與陳叔達
忿爭御前不恭免歲餘起為晉州都督入太拜常卿
遷御史大夫參預朝政璵論議明辯然不能容人短

意或偏駁不通而向法深房玄齡魏徵溫彥博頗裁正之其言多黜瑀益不平會玄齡等小過失瑀即痛劾不報由是自失罷為太子少傅加特進復為太常卿拜河内道巡省大使九年復參預政事帝嘗曰武德之季太上皇有廢立議顧朕扶不賞之功於昆弟見容瑀於爾時不可以利怵死懼社稷臣也因賜詩曰疾風知勁草版蕩識誠臣又曰公守道耿介古無以過然善惡太明或有時失瑀頓首謝曰旣蒙教

又許以忠亮雖死曰猶生年也魏徵曰臣有逆衆持法王恕之以公孤特守節王恕之以介昔聞其言乃今見之使瑀不遇陛下庸能自保邪晉王為皇太子拜太子太保同中書門下三品又詔太子迎拜師答拜每門讓乃入師坐然後坐書前後著名稱惶恐瑀素貴但中狹每燕見輒言玄齡輩朋黨盜權膠固持未反耳帝曰知臣莫若君朕雖不明寧頓情臧否因為瑀曉解積久亦不平瑀好浮屠法請捨家為桑門

帝許之矣復奏自度不能為又足疾不入謁帝曰瑀
豈不得其所邪乃詔奪爵下除商州刺史未幾復其
封加特進卒年七十四遺命斂以單衣無卜日詔贈
司空荆州都督陪葬昭陵太常謚曰肅帝以其性忌
改謚貞褊　愚按瑀孝明親子故全録唐書餘不盡
録　後梁春秋曰後主一男鉝位襄城通守集州刺
史

南北史合注卷五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五十六

明 李清 撰

列傳第四十五　　南史五十六

王茂　曹景宗

席闡文　夏侯詳 子亶 夔 魚弘

吉士瞻　蔡道恭

楊公則　鄧元起 羅研 李膺

張惠紹　　馮道根

康絢　　昌義之

王茂字休連一字茂先太原祁人父天生宋末為列將於石頭克司徒袁粲以勳歷郡守茂年數歲為大父深所異常曰此吾家千里駒成門戶者必此兒也及長好讀書究其大指性沉隱不妄交游身長八尺潔白極美容儀齊武布衣時嘗見之嘆曰王茂先年少堂堂必為公輔之器後為臺郎累年不調亦知齊將亡求為邊職

久之為雍州長史襄陽太守梁武便以王佐許之事無大小皆詢之人或譖茂反武帝弗信譖者懼言之遣視其甲矟則蟲網焉乃誅言者或云茂與梁武不睦

資治通鑑考異曰茂若與梁武不睦梁武何敢以大事豫告茂安能便響應信斯言也則或云一段可删

帝諸腹心並勸除之而茂少有驍名梁武又惜其用曰将舉大事便害健将此非上策乃令腹心鄭紹叔往候之遇其卧因問疾曰我病可耳紹叔曰都下殺害日甚

使君家門塗炭今欲起義長史那得猶卧茂因擲枕起即袴褶隨絡叔入見梁武大喜下牀迎之因結兄弟披推赤心遂得盡力發部遣茂為前驅

梁書曰茂進平嘉湖破吴子陽等斬馘萬計

郢魯既平從梁武東下為軍鋒師次秣陵東昬遣大將王珍國盛兵朱雀門衆號二十萬及戰梁武軍引却茂下馬單刀直前外甥韋欣慶勇力絶人執鐵纏矟翼茂而進大破之

梁書曹景宗傳曰茂衞其中堅應時陷景宗縱兵乘之又本傳曰茂縱兵追奔積屍與航欄等赴淮死者不可勝計

茂勲第一欣慶力也建康城平累遷侍中領軍將軍時東昏潘玉兒有國色武帝將留之以問茂茂曰亡齊者此物留之恐貽外議乃出之以余妃賜茂亦潘之亞也羣盜火神虎門茂率所領應赴爲盜所射茂躍馬進羣盜反走茂以不能式遏姦盜自表解職優詔不許加鎮

軍將軍封望蔡縣公是歲江州刺史陳伯之叛茂出為江州刺史南討伯之奔魏時九江新經軍寇茂且務農省役百姓安之四年魏攻漢中茂受詔西禦魏乃班師歷開府儀同三司丹陽尹時天下無事帝方敦文雅茂心頗怏怏侍宴醉後每見言色帝宥而不責進位司空茂性寬厚居官雖無美譽亦為吏民所安居處方正處室衣冠儼然雖僕妾莫見其惰容姿表瓌麗鬚眉如畫為衆所瞻望徙驃騎將軍開府同三司之儀江州刺史

在州不取奉獄無滯因居處被服同於儒者卒於州帝甚悼之贈太尉諡忠烈初茂以元勳帝賜鍾磬之樂茂在州夢鍾磬在格無自墮惡之及覺命奏樂既至成列鍾磬在格果無故編皆絶墮地茂謂長史江銓曰此樂天子惠勞臣也樂既極矣能無憂乎俄病卒子貞秀嗣

曹景宗字子震新野人父欣之仕宋位徐州刺史景宗幼善騎射好畋獵常與少年數十人于澤中逐麞鹿每衆騎赴鹿鹿馬相亂景宗于衆中射之人皆懼中馬足獨鹿應弦輒斃

以此為樂未弱冠欣之於新亭遣出州以匹馬將數人卒逢蠻賊數百于中路圍之景宗帶百餘箭每箭殺一蠻蠻遂散走因以膽勇聞頗愛史書每讀穰苴樂毅傳輙放卷嘆息曰丈夫當如是少與州里張道門善道門車騎將軍敬兒少子為武陵太守敬兒誅道門於郡伏法親屬故吏莫敢收景宗自襄陽遣舟到武陵收其屍迎還殯塟鄉里義之仕齊以軍功累加游擊將軍建武四年隨太尉陳顯達北圍馬圈以伏兵二千破魏援中

山王英四萬人及克馬圈顯達論功以景宗為後景宗退無怨言魏孝文率衆大至顯達宵奔景宗導入山道故顯達父子獲全梁武為雍州刺史景宗深自結附數請臨其宅時天下方亂梁武亦厚加意表為竟陵太守及起兵景宗聚衆並率五服內子弟三百人從軍遣親人杜思冲勸梁武先迎南康王寶融即位襄陽梁武不從及至竟陵以景宗為軍鋒道次江寧東昏將李居士以重兵鎮新亭景宗被甲馳戰居士棄甲奔走

梁書曰居士以重兵頓新亭先遣精騎一千至江寧行頓景宗始至安營未立且師行日久器甲穿敝居士望而輕之鼓譟前薄景宗景宗被甲馳戰短兵裁接居士棄甲奔走

景宗皆獲之又與王茂呂僧珍犄角破王珍國於大航景宗居士皆桀黠無賴御道左右莫非富室抄掠財物略奪子女景宗不能禁及梁武入頓西城嚴申號令然後稍息城平封竟陵縣侯除郢州刺史加都督景宗在

州鬻貨聚斂於城南起宅長堤以東夏口以北開街列門東西數里而部曲殘橫民頗厭之二年十月魏攻司州圍刺史蔡道恭蔡城中負板而汲景宗望門不出但耀軍游獵及司州城陷為御史中丞任昉所奏帝以功臣不問徵為右衛將軍五年魏中山王英攻鍾離圍徐州刺史昌義之詔景宗督衆軍援義之豫州刺史韋叡亦同援受景宗節度詔景宗頓道人洲待衆軍齊集俱進景宗欲專其功乃違敕而進遇暴風卒起頗有沉溺復

還守先頓帝聞之曰此所以破賊也景宗不進蓋天意乎若孤軍獨往城不時立必見狼狽

史糾曰予讀韋叡傳載景宗次卲陽洲築壘相守未敢進帝怒詔叡會之觀此傳則景宗失在逗遛觀彼傳則景宗失在輕進觀此傳則武宗怒景宗觀彼傳則武宗幸景宗頓軍南史二傳牴牾乃爾

令得待軍同進始可大捷矣及韋叡至與景宗進頓卲陽洲立壘與魏城相去百餘步魏連戰不能却殺傷者

十二三自是魏軍不敢逼景宗等器甲精新魏人望而奪氣魏將楊大眼對橋北岸立城以通粮運每牧人過岸伐芻藳皆為大眼所略景宗乃募勇敢士千餘人徑度大眼城南數里築壘親自舉築大眼來攻景宗破之因得壘成使別將趙草守之謂為趙草城是後恣芻牧馬大眼遣抄掠輙為草獲先是詔景仁等預裝高艦使與魏橋等為火攻計景宗與叡各攻一橋叡取其南景宗攻其北六年三月春水生淮水暴長六七尺叡所督

將馮道根李文釗裴邃韋寂等乘艦登岸擊魏洲上軍盡殪景宗使衆軍復鼓譟亂登諸城呼聲震天地大眼於西岸燒營英自東岸棄城走諸壘相次土崩悉棄其器甲爭投水死淮水不流景宗命軍主馬廣躡大眼至濊水上四十餘里伏屍相枕義之亦出逐英至洛口英以匹馬入梁城緣淮百餘里屍骸相藉生擒五萬餘人收其軍糧器械山積牛馬騾驢不可勝計景宗乃搜所得生口萬餘人馬千匹遣獻捷先是旱甚詔祈蔣帝神

求雨十旬不降帝怒命載荻欲焚蔣廟並神影爾日開朗欲起火當神上忽有雲如繖倏忽驟雨如瀉臺中宫殿皆振動帝懼馳詔追停少時還靜自此畏信遂深自踐阼以來未嘗躬詣於是備法駕將朝臣修謁

本史曰時魏軍攻圍鍾離蔣帝神報勅必許扶助既而無雨水長遂挫敵人亦神之力凱旋後廟中人馬足盡泥濕當時並目覩焉

景宗振旅凱入帝於華光殿宴飲連句令左僕射沈約

賦韻景宗不得韻意色不平啓求賦詩帝曰卿伎能甚多人才英拔何必詩景宗已醉求作不已詔令約賦韻時韻已盡唯餘競病二字景宗便操筆斯須而成其辭曰去時兒女悲歸来笳鼓競借問行路人何似霍去病帝歎不已約及朝賢驚嗟竟日詔令上左史於是進爵為公拜侍中領軍將軍景宗為人自恃尚勝每作書字有不解不以問人皆以意造雖公卿無所推雅以韋叡年長且州里流特相敬重同宴御筵亦曲躬謙遜帝以

此喜之景宗好内妓妾至數百窮極錦綉性躁動不能
沉默出行常欲褰車帷幔左右諫以位望隆重人所具
瞻不宜然景宗謂所親曰我昔在鄉里騎快馬如龍與
年少數十騎拓弓弦作霹靂聲箭如餓鴟叫平澤之中
逐麞數肋射之渴飲其血飢食其胃甜如甘露漿覺耳
後生風鼻頭出火此樂使人忘死不知老之將至今來
揚州作貴人動轉不得路行開車幔小人輒言不可閉
置車中如三日新婦遭此邑邑使人氣盡爲人嗜酒好

樂臘月於宅中使人作邪呼逐除徧往人家乞酒食本以爲戲而部下多剽輕因弄人婦女奪人財貨帝頗知之景宗懼乃止帝數宴見功臣共道故舊景宗酒後謬妄或誤稱下官帝故縱之爲笑樂後爲江州刺史赴任卒於道贈雍州刺史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壯子皎嗣景宗弟永元初任竟陵郡其第九弟義宗年少未有位宦居雍州既方伯之弟又豪強之門市邉富人姓向以見錢百萬欲義宗以妹適之義宗遣人送書竟陵諮景宗

景宗題書後答曰買猶未得云何已賣義宗貪錢遂成
後隨武帝西下歷梁秦二州刺史向家兄弟憑附曹氏
位登列卿御義宗爲都督征穰城敗軍見獲於魏卒
席闡文安定臨涇人少孤貧涉獵書史齊初爲雍州刺
史蕭赤斧中兵參軍與其子穎胄善後歷西中郎中兵
參軍領城局梁武起兵闡文勸穎胄同力焉仍遣客田
祖恭私報梁武並獻銀裝刀梁武報以金如意和帝稱
尊號爲衛尉卿穎胄暴卒州府騷擾闡文以齊和幼弱

中流任重時梁武弟始興王憺留鎮雍部乃與西朝羣臣迎憺總州事故賴以寧輯帝受禪除東官尚書出為東陽太守在郡有能名冬至悉放獄中囚依期而至封湘西侯卒官謚曰威

夏侯詳字叔業譙郡譙人年十六遭父艱居喪哀毀三年廬于墓側嘗有三足雀來集其廬户衆咸異之

梁書曰服闋刺史殷琰名補主簿宋泰始初琰舉豫州叛宋明帝遣輔國將軍劉勔討之攻守連月人情

危懼將求救於魏詳曰今日之舉本効忠節若社稷有奉便歸身朝廷何可輕身北面異域且魏兵近在淮次懼有異圖若遣使歸款必厚相慰納詎止免罪若謂不然請允一介琰允之詳見動曰將軍嚴圍峭壘矢石如霜城內實同困獸士庶懼誅咸欲投魏願將軍霈然垂惠解圍退舍則相率至矣動允之詳請反命動遣到城下詳呼城中人語以動辭即日琰及衆俱出一州以全

仕宋為新汲令政有異績豫州刺史叚佛榮班下境内為屬城表轉治中從事史仍遷别駕歷事八州州部稱之齊明帝為刺史雅相器遇及輔政引詳及裴叔業日夜與語詳輙不酬明帝以問叔業叔業以告詳詳曰不為福始不為禍先由此徵有忤出為征虜長史義陽太守

梁書曰魏於淮上置荆亭戍常為寇掠累攻不能禦詳率鋭卒攻之魏衆大潰皆棄城奔走

及南康王寶融為荆州詳為西中郎司馬新興太守

梁書曰詳便道先至江陽時始安王遥光稱兵京邑南康王長史蕭頴胄未至中兵參軍劉山陽先在州其副潘紹謀亂詳偽呼紹議事即斬之城門州府乃安

梁武起兵與長史蕭頴胄同創大舉慮詳不同以告柳忱忱曰易耳近詳求昏未之許成昏而告之不憂立異於是以女適其子夔大事方建西臺以詳為中領軍加

散騎常侍南郡太守凡軍國大事顗胄多決於詳
梁書曰高祖圍郢城未下詳獻議曰今頓甲堅城攻
取勢難若人衆食少宜計日守之食多力寡宜悉衆
攻之若粮力俱足非攻守所屈便宜散金寳縱反間
使彼知者不用愚者懐猜此魏武所以定大業也若
三事未可宜思變通觀於人情計我粮穀若仁德所
感萬里同符金帛素積粮運又充乃可列圍寛引以
歲月此王翦所以克楚也若圍不卒降攻未可下間

道不能行金粟無人積北宜更思變計變計之道實

資英斷

頊之額胄卒梁武弟始興王憺留守襄陽詳乃遣使迎憺共參軍國遷侍中尚書右僕射尋授荊州刺史詳又固讓於憺天監元年徵為侍中車騎將軍詳累讓乃更授右光祿大夫侍中如故封豐城縣公三年遷湘州刺史詳善吏事在州四載為士民所稱州城南臨水有峻岑舊傳云刺史登此山輒代由是歷政莫敢至詳於其

地起臺榭延僚屬以表損挹之志後徵為尚書左僕射金紫光禄大夫道病卒帝素服舉哀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景子亶嗣亶字世龍齊永元末父詳為西中郎南康王寶融司馬隨府鎮荆州亶留都下為東昏聽政主帥崔慧景起兵亶以捍禦功除驍騎將軍及梁武起兵詳與長史蕭頴胄協同寀遣迎亶亶乃齎宣德皇后令南康王纂承大統建鄴平以亶為侍中奉玉璽於武帝天監六年累遷南郡太守父憂解職居喪盡禮廬於墓

側遣財恣推諸弟八年起為司州刺史領安陸太守服闋襲封豐城縣公居州甚有威惠邊人悅服累遷吳興太守在郡復有惠政吏民圖其像立碑頌美普通五年為中護軍六年大舉北侵先遣豫州刺史裴邃帥譙州刺史湛僧智等自南道攻壽陽未克而邃卒乃加亶使持節代邃與魏將河間王元深臨淮王元彧等相推頻戰克捷尋勅班師合淝須堰城復進七年夏淮堰水盛壽陽城將沒帝復遣北道軍元樹帥彭寶孫陳慶等稍

進宣師湛僧智魚弘張澄等通清流澗將入淮肥魏軍夾肥築城出宣後宣與僧智還襲破之進攻黎漿貞威將軍韋放自北道會之兩軍既合所向皆降凡降城五十二獲男女口七萬五千人詔以壽陽依前代置豫州合肥鎮改為南豫州以宣為豫南豫二州刺史加都督壽春久罹兵荒民多流散宣輕刑薄賦務農省役頃之民户充復卒於州鎮帝聞之即日素服舉哀贈車騎將軍謚曰襄州民夏侯簡等表請為宣立碑置祠許之宣

美風儀寛厚有器量渉獵文史能專對宗人夏侯溢為衡陽内史辭日亶侍御坐帝謂亶曰夏侯溢於御踈近亶答云是臣從弟帝知溢於亶已踈乃曰卿傖人如何不辨族從亶對曰臣聞服屬易踈所以不忍言族時以為能亶歷六郡三州不為產業禄賜所得隨散親故性儉率居處服用充足而已不事華侈晚年頗好音樂有妓妾十數人並無被服姿容每有客常隔簾奏之時謂簾為夏侯妓衣亶弟夔字季龍遷司州刺史領安陸太

守帥壯武將軍裴之禮直閤將軍任思祖出義陽道攻魏平靜穆陵陰山三關克之時譙州刺史湛僧智圍魏東豫州刺史元慶和於廣陵入其郛魏將元顯伯率軍赴援僧智逆擊破之夔自武陽出會僧智斷魏軍歸路慶和於内築栅自固及夔至遂請降

梁書曰夔讓僧智僧智曰慶和志欲降公不欲降僧智今往必乖其意且僧智所降烏合募人不可御以法公持軍嚴必無犯令受降納附深爲得宜夔乃登

城拔魏幟建官軍旗鼓衆莫敢妄動
凡降男女口萬餘人顯伯闔之夜遁衆軍追虜二萬餘
人斬獲不可勝數由是義陽北道遂與魏絶封保城縣
侯中大通六年為豫州刺史加都督豫州積歲連兵民
頗失業夔乃率軍人於蒼陵立堰溉田千餘頃歲收穀
百餘萬石以充儲備兼贍貧民境内賴之夔兄亶先經
此任至是夔又居之兄弟並有恩惠於鄉里民歌曰我
之有州頻得夏侯前兄後弟布政優優夔在州七年遠

近多附之有部曲萬人馬二千匹並服習精彊爲當時之盛性奢豪後房伎妾曳羅綺飾金翠者百數愛好人士不以貴位自高文武賓客常滿坐時以此稱之卒於州謚曰桓子諶嗣諶弟諸少麤險薄行常停鄉里領其父部曲爲州助防刺史貞陽侯淵明引爲府長史淵明被魏囚復爲侯景長史景反諸前驅濟江頓兵上林館城破邸第及居民富室子女財貨盡略有之淵明在州有四妾章於王阮並國色也淵明被魏囚其妾並還都

第謠至破第納馬

魚弘襄陽人身長八尺白晳美姿容累從征討常為軍鋒歷南譙盱台竟陵太守嘗謂人曰我為郡有四盡水中魚鱉盡山中麞鹿盡田中米穀盡村里民庶盡丈夫生如輕塵棲弱草白駒過隙人生但歡樂富貴在何時於是恣意歡賞侍妾百餘人不勝金翠服翫車馬皆一時之絶有眠牀一張皆是蹙柏四面周匝無一有異通用銀鏤金花福壽兩重為足為湘東王繹鎮西司馬述

識西上道中乏食緣路採菱作菱米飯給所部弘抹之所後人覓一菱不得又於窮洲上捕得數百獼猴脯以為脯供酒食比及江陵資食復振逢敕迎瑞豫王令送像下都弘率部曲數百悉衣錦袍赫奕滿道頗為人所慕塗經夏首李抗斅其為人抗舅元法僧聞之杖抗三百後為新興永寧太守卒於官

吉士瞻字梁容馮翊蓮勺人少有志氣不事生業時徵士吳苞見其姿容勸以經學因誦鮑昭詩云豎儒守一

經未足識行藏拂衣不顧年逾四十忽忽不得志乃就江陵卜者王先生計祿命王生曰君擁旌杖節非一州後一年當得戎馬大郡及梁武起兵義陽太守王撫之天門太守王智遜武陵太守蕭彊等並不從命鎮軍蕭頴冑遣士瞻討平之齊和帝即位以為領軍司馬士瞻少時嘗於南蠻國中擲博無褌褰露為儕輩所侮及平魯休烈軍得絹三萬匹乃作百褌其外並賜軍士不以入室以軍功除輔國將軍步兵校尉建康平為巴東相

建平太守初士瞻為荊府城局參軍浚萬人仗庫防池得一金革鉤隱起鏤甚精巧篆文曰錫爾金鉤且公且侯士瞻娶夏侯詳兄女女竊以與詳詳喜佩之及是革命詳果封侯而士瞻不錫茅土天監二年累為西陽武昌二郡太守在郡清約家無私積始士瞻夢得一積鹿皮從而數之有十一領及覺喜曰鹿者祿也吾當居十一祿乎自其仕進所涖已九及除二郡心惡之遇疾不肯療普通七年卒於郡贈左衛將軍謚曰胡子子琨時

在戎役聞問一踊而絶良久乃蘇不顧軍制輙離所部遂以孝聞詔下旌異

蔡道恭字懷儉南陽冠軍人父郡宋益州刺史道恭少寬厚有大量仕齊為西中郎中兵參軍梁武帝起兵蕭頴冑以道恭素著威略專相委任齊和帝即位為右衛將軍

梁書曰魯休烈等自巴蜀連兵寇上明命道恭西討次土臺與賊合戰道恭潛以奇兵出其後一戰大敗

之封漢壽縣伯

出為司州刺史梁天監初論功封漢壽縣伯進號平北將軍三年魏圍司州時城中衆不滿五千人食裁半歲魏軍攻之晝夜不息乃作大車載土四面俱前欲以填塹道恭塹內作艨艟鬬艦以待之魏人不得進又潛作伏道以決塹水道恭載土坉塞之相持百餘日前後斬獲不可勝計魏大造梯衝攻圍日急道恭用四石烏漆大弓射所中皆洞甲飲羽一發或貫兩人敵人望弓皆

靡又於城内作土山多作大矟長二丈五尺施長刄使壯士執刺魏人魏軍甚憚之將退會道恭疾篤乃呼兄子僧𢢔從弟靈恩及將率謂曰吾受國恩令所苦勢不能久汝等當以死固節無令吾沒有遺恨又令取所持節授僧𢢔曰禀命出疆以此而已既不得奉以還朝方欲携之同逝可與吾柩相隨衆皆流涕其年五月卒魏知道恭亡攻之轉急先是朝廷遣郢州刺史曹景宗赴援景宗不前至八月城内糧盡魏克之贈征西將軍併

尋構喪櫬八年魏許還道恭喪其家以女樂易之㙊襄陽傳國至孫除

楊公則字君翼天水西縣人父仲懷為宋豫刺史史殷琰將琰不附宋明帝輔國將軍劉緬攻琰仲懷力戰死於橫塘公則隨父在軍年未弱冠冒陣抱尸號哭氣絕良久劻命還仲懷首公則歛畢徒步負喪歸鄉里由此著名後梁州刺史范柏年板為宋熙太守領白馬戍主時氐賊李烏奴攻白馬公則偽許而圖之謀泄單馬逃

歸齊高帝下詔褒美除晉壽太守在任清潔自守遷防
風太守母憂去官雍州刺史陳顯達起為寧朔將軍復
領太守頃之荆州刺史巴東王子響構變公則進討事
平遷武寧太守
梁書曰在郡六年資無擔石
百姓便之入為前軍將軍及蕭穎胄協同梁武以公則
為輔國將軍領西中郎諮議參軍率兵東下和帝即位
授湘州刺史梁武軍次沔口公則率湘府之衆會於夏

口時荊州諸軍悉受公則節度雖蕭頴達宗室之貴亦隷馬郢城平武帝命衆軍即日俱下公則受命先驅江州既定連旌東下直造建鄴公則號令嚴明秋毫不犯所在莫不賴之大軍至新林公則自越城移屯領軍府壘北樓與南掖門相對嘗登樓望戰城中遥見麾蓋縱神鋒弩射之矢貫胡牀左右皆失色公則曰幾中吾足談笑如初東昏夜選勇士攻公則柵軍中驚擾公則堅卧不起徐命擊之東昏軍乃退公則所領多湘溪人

性懦怯城內輕之以爲易與每出盪輙先犯公則罣公
則奬厲軍士克獲更多及城平內出者或被剝奪公則
親率麾下列陳東掖門衛送公卿士庶故出者多由公
則營馬進號左將軍還鎮南藩初公則東下湘部諸郡
多未賓從及公則還州諸屯聚並散天監元年進號平
南將軍封寧都縣侯湘州寇亂累年民多流散公則輕
刑薄歛頃之戶口充復爲政雖無威嚴然厲已廉慎爲
吏民所悅湘俗單門多以賂求州職公則至皆斷之所

辟皆州郡著姓武帝班下諸州以爲法四年徵中護軍代至乘二軻便發送故一無所取遷衛尉卿時朝廷始議北侵公則威名素著至郡詔假節先屯洛口公則受命將發遘疾謂親人曰昔廉頗馬援以年老見遺猶自力請用今國家不以吾朽懦任以前驅方於古人見知重矣雖臨塗疾苦豈可僶俛辭事馬革還葬此吾志也遂彊起登舟至洛口壽春士女歸降者數千户魏豫州刺史薛公度遣長史石榮等前鋒接戰即斬石榮逐北

至壽春去城數十里而返疾篤卒於師帝甚痛惜之即日舉哀謚烈侯公則敦厚慈愛居家篤睦視兄子過已子家財悉委焉性好學雖居軍旅手不輟卷士大夫以此稱之子朓嗣有罪國除帝以公則勳臣特聽庶長子眺嗣眺固讓歷年乃受

鄧元起字仲居南郡當陽人少有膽幹性任俠仕齊為武寧太守

梁書曰永元末魏軍逼義陽元起自郡援之蠻帥田

孔明附魏自號郢州刺史寇掠三闗規襲夏口元起率鋭卒攻之旬月間頻陷六城斬獲萬計餘黨悉遁仍戍三闗郢州刺史張冲督河北軍事元起屢與冲書求旋師冲報曰足下在彼吾在此表裏之勢所謂金城湯池一旦舍去荆棘生矣乃表元起為平南中兵參軍事自是每戰必捷勇冠當時敢死士樂為用命者萬餘人

梁武起兵蕭頴胄與書招之

梁書曰時張冲待元起素厚衆皆懼冲及書至元起部曲多勸還郢元起大言於衆曰朝廷暴虐誅戮宰臣群小用命衣冠道盡荆雍二州同舉大事何患不克且老母在西豈容背本若事不成政受戮昏朝幸免不孝之罪

即日上道率衆與梁武會夏口齊和帝中興元年為益州刺史仍為前軍

梁書曰大軍進至京邑元起築壘建陽門與王茂等

合長圍身當鋒鏑

天監初封當陽縣侯初梁武之起益州刺史劉季連持兩端及聞元起至發兵拒守元起至巴西巴西太守朱士略開門以待先時蜀人多逃亡者至是競出投元起皆稱起義應朝廷元起在道久軍糧乏絶或説之曰蜀郡政慢若檢巴西二郡籍注因而罰之所獲必厚元起然之涪令李膺諫曰使君前有嚴敵後無繼援山民始附於我觀德若糾以刻薄人必不堪衆心一離雖悔無

及膺請出圖之不患資糧不足也元起曰善一以委鄒

膺退率富人上軍資米俄得三萬斛元起進屯西平季

連始膺城自守

梁書曰元起自率兵進至蔣橋去城都二十里留輜

重於郫季連遣使襲郫陷之軍備盡沒元起遣將往

救敗還乃舍郫徑圍州城柵其三面而塹焉元起出

巡視圍柵季連使精勇掩之將至麾下元起持楯叱

之衆辟易不敢進

時益州兵亂既久民廢耕農多相食道路斷絶李連計窮會明年武帝使赦李連罪許之降李連即日開城納元起元起送李連于建康元起以鄉人庾黙妻為録事參軍又得荆州刺史蕭遥欣故客蔣光濟並厚待之任以州事黙妻甚清潔光濟多計謀並勸為善政元起之克李連也城内財寳無私勸恤人事口不論財色性能飲酒至一斛不亂及是絶之為蜀土所稱元起舅子梁矜孫性輕脱與庾黙妻志行不同乃言於元起曰城中

稱有三刺史節下何以堪之元起由此踈黙妻而治迹稍損在政二年以母老乞歸供養詔許焉徵為右衛將軍以西昌侯蕭藻代之時梁州長史夏侯道遷以南鄭叛引魏將王景胄孔陵攻東西晉壽並遣告急衆勸元起急救之元起曰朝廷萬里軍不猝至若寇賊浸淫方須撲滅董督之任非我而誰何事怱怱便相催督黙妻等苦諫之皆不從帝假元起節征討諸軍事將救漢中魏已攻克兩晉壽蕭藻將至元起頗營還裝糧儲器械

略無遺者藻入城求其良馬元起曰年少郎子何用馬為藻恚醉而殺之元起麾下圍城哭且問故藻懼曰天子有詔衆乃散遂誣以反

梁書曰藻表其逗留不憂軍事收付州獄於獄自縊

通鑑考異曰若止以逗留表元起安敢擅殺前刺史付獄殺之南史誣以反是

帝疑焉有司追劾削爵土詔減邑之半封松滋縣侯故吏廣漢羅研詣闕訟之帝曰果如我所量也使讓藻曰

元起為汝報雠汝為雠報雠忠孝之道如何乃貶藻號為冠軍將軍贈元起征西將軍給鼓吹謚忠侯研字深徹少有材辨元起平蜀辟為主簿後為信安令故事置觀農謁者圍桑度田勞擾百姓研請除其弊帝從之鄱陽王恢臨蜀聞其名請為别駕及西昌侯藻重為剌史州人為之懼研舉止自若藻謂曰非我無以容卿非卿無以事我齊苟兒之役臨汝侯嘲之曰卿蜀人樂禍貪亂一至於此對曰蜀中積弊實非一朝百家為村不過

數家有食窮迫之人什有八九束縛之使句有二三貪亂樂禍無足多怪若令家畜五母之雞一母之豕牀上有百錢布被氈中有數升麥飯雖蘇張巧說於前韓白按劔於後將不能使一夫為盜況貪亂乎大通二年為散騎侍郎鄱陽嗣王範將西父愀謂曰吾昔在蜀每事委羅研汝遵而勿失範至後以為別駕升堂拜母蜀人榮之數年卒官蜀土以文達者唯研與同郡李膺膺字公胤有才辯西昌侯藻為益州以為主簿使至都武帝

悅之謂曰今李膺何如昔李膺對曰今勝昔問其故對
曰昔事桓靈之主今逢堯舜之君帝嘉其對以如意擊
席者久之乃以為益州別駕著益州記三卷行於世初
元起在荆州刺史隨王板元起為從事別駕庾蓽堅執
不可元起恨之及大軍至都蓽在城內甚懼城平而元
起先遣迎蓽語人曰庾別駕若為亂兵所殺我無以自
明因厚遺之少時又嘗至其西沮田舍有沙門造之乞
元起有稻幾二千斛悉以施之時人稱其二者有大度

元起初為益州過江陵迎其母母事道方居館不肯出元起拜請同行母曰汝貧賤家兒忽得富貴詎可久保我寧死此不能與汝共入禍敗及至巴東聞蜀亂使蔣光濟筮之遇蹇喟然嘆曰吾豈鄧艾而及此乎後果如筮子鏗嗣

張惠紹字德濟義陽人少有武幹仕齊為竟陵橫桑戍主母喪歸鄉里聞梁武起兵乃自歸累有戰功武帝踐祚封石陽縣侯位驍騎將軍直閤左細仗主時東昏餘

黨數百人竊入南北掖門夜燒神虎門害衛尉張弘策

惠紹馳率所領赴戰賊散走遷太子右衛率以軍功累

增爵邑

梁書曰魏軍攻鍾離惠紹與馮道根攻斷魏連橋短

兵接戰魏軍大潰

歷左衛將軍司州刺史領安陸太守在州和理吏民親

愛之徵還為左衛將軍加通直散騎常侍仗甲百人直

衛殿中卒謚曰忠子澄嗣累有戰功與湛僧智胡紹世

魚弘並為當時驍將歷太子左衛率卒官謚曰愍

馮道根字巨基廣平酇人少孤家貧傭賃養母行得甘肥未嘗先食必遽還遺母年十三以孝聞郡名為主簿不就曰吾當封侯廟食安能為儒吏年十六鄉人蔡道班為胡陽戍主攻蠻錫城反為蠻困道根救之匹馬轉戰提雙劍左右奮擊殺傷甚多道班以免由是知名齊建武末魏孝文攻陷南陽等五郡明帝遣太尉陳顯達爭之師入汋均口道根說顯達曰汋均水急不如悉舟

於鄣城方道步進

梁書載道根言曰汋均水迅急難進易退魏若守隘則首尾俱急不如悉棄船艦於鄣城方道步進建營相次鼓行而前則立破之矣　愚按南史節去數語便辭不達意今詳録之

顯達不聽道根猶以私屬從軍及顯達敗夜走賴道根指路以全

梁書曰每及險要則停馬指示之

尋為沔均口戍副以母喪還家聞梁武起兵乃謂所親曰金革奪禮古人不避揚名後世豈非孝乎因率鄉人勝兵者悉歸梁武隸於王茂常為前鋒屢有斬獲武帝天監元年為南梁太守領阜陵城戍初至阜陵修城隍遠斥候如敵將至者衆頗笑之道根曰怯防勇戰此之謂也修城未畢魏將黨法宗傅豎眼率衆二萬奄至城下道根塹壘未固城中衆少莫不失色道根命開城門緩服登城選精鋭二百人出與魏軍戰敗之魏軍因退

梁書曰魏軍見意閑且戰又不利因退又曰魏分兵於大小峴東桑等連城相持魏將高祖珍以三千騎軍其間道根率百騎橫擊破之獲其鼓角軍儀

遷輔國將軍六年魏攻鍾離武帝詔豫州刺史韋叡救之道根為叡前驅至徐州建計據邵陽洲築壘掘塹逼魏城道根能走馬步地計馬足以賦功城隍立辦及淮水長道根乘戰艦斷魏連橋數百丈魏軍敗績進封豫章縣伯八年拜豫州刺史領汝陰太守為政清簡境内

安之累遷右衛將軍道根性謹厚木訥少言為將能檢御部曲所過村陌將士不敢虜掠每征伐終不言功其部曲或怨之道根喻曰功之多少明主自鑒吾將何事武帝嘗指道根示尚書令沈約美其口不論勳約曰此陛下大樹將軍也歷處州郡和理清靜為下所懷在朝雖貴顯而怡儉約所居宅不修墻屋無器服侍衛入室蕭然如素士貧賤者當世服其清退帝亦雅重之徵時不學既貴粗讀書自謂少文常慕周勃器量十六年復

為豫州將行帝引朝臣宴別道根於武德殿召畫工使圖其形道根踧踖謝曰臣所可報國家唯餘一死但天下太平恨無可死之地豫部重得道根民皆喜悅帝每稱曰馮道根所在能使朝廷不復憶有一州居州少時遇疾乞還徵為散騎常侍左軍將軍卒於官是日輿駕春祠二廟及出宮有司以聞帝問中書舍人朱异曰吉凶同日今可行乎對曰昔柳莊寢疾衛獻公當祭請尸曰有臣柳莊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其死請往不

釋朶服而往遂以揚之道根雖未為社稷臣亦有勞王室臨之禮也帝即駕幸其宅哭之甚慟謚曰威子懷嗣

康絢字長明華山藍田人其先出自康居初漢置都護盡臣西域康居亦遣侍子待詔河西因留不去後遂氏焉晉時隴右亂遷於藍田絢曾祖因為秦苻堅太子詹事生穆穆為後秦姚萇河南尹宋永初中穆率鄉族三千餘家入襄陽之峴南宋為置華山郡藍田縣寄立於襄陽以穆為秦梁二州刺史未拜卒絢伯元隆父元撫

並為流民所推相繼為華山太守絢少倜儻有志氣仕
齊為華山太守推誠撫循荒餘悅服梁武起兵絢舉郡
以應
梁書曰絢身率敢勇三千人私馬二百五十匹以從
又曰東昏將吳子陽壁於加湖軍鋒甚盛絢隨王茂
力攻屠之自是常領游兵有急立獲斬獲居多
天監元年封南陽縣男累遷太子左衛率甲仗百人與
領軍蕭景直殿內絢身長八尺容貌絕倫雖居顯職猶

習武藝武帝幸德陽殿戲馬敕絢馬射撫弦貫的觀者悅之其日帝使畫工圖絢形遣中使持以問絢曰卿識此圖否其見親如此時魏降人王足陳計求堰淮水以灌壽陽足引壯方童謡曰荆山為上格浮山為下格潼沱為激溝併灌鉅野澤帝以為然使水工陳承伯村官將軍祖暅視地咸謂淮内沙土漂輕不堅實功不可就帝弗納發徐揚民率二十户取五丁築之假絢節都督淮上諸軍事並護堰作役人及戰士有衆二十餘萬於

鍾離南起浮山北抵巉石依岸築土合脊於中流十四年四月堰將合淮水漂疾復決潰衆患之或謂江淮多蛟能乘風雨決壞崖岸其性惡鐵因引東西二冶鐵器大則釜鬲小則鋘鋤數千萬斤沉於堰所猶不能合乃伐樹為幹填以巨石加土其上緣淮百里內岡陵木石無巨細必盡負擔者肩穿夏日疾疫死者相枕蠅蟲晝夜聲合帝愍之遣尚書右僕射袁昂侍中謝舉假節慰勞并加蠲復是冬寒甚淮泗盡凍士卒死者十七八帝

遣賜以衣袴十一月魏遣將楊大眼揚聲決堰絢命諸軍撤營露次以待之遣其子悅挑戰斬魏咸陽王府司馬徐方興魏軍小却十五年四月堰成其長九里下闊一百四十丈上廣四十五丈高二十丈深十九丈五尺夾以堤并樹杞柳軍人安堵列居其上其水清潔俯視邑居墳墓了然皆在其下或謂絢曰四瀆天所以節宣其氣不可久塞若鑿湫東注則游波寬緩堰得不壞絢然之開湫東注又縱反間於魏曰梁所懼開湫魏人信

之果鑿山深五丈開湫北注水日夜分流湫猶不減其月魏軍竟潰而歸水之所及夾淮方數百里地魏壽陽城戍稍徙頓八公出此南居人散就岡壟初堰起徐州界刺史張豹子謂已必尸其事既而絢以佗官來監作豹子甚慙

梁書曰俄敕豹子受絢節度每事先諮

由是譖絢與魏交通帝雖不納猶以事畢徵絢尋除司州刺史領安陸太守絢還後豹子不脩堰至其秋淮水

絫長堰壞奔流於海殺數萬人其聲若雷聞三百里水中怪物隨流而下或人頭魚身或龍形馬首殊類詭狀不可勝名祖暅坐下獄絢在州三年大脩城隍號為嚴整普通元年除衛尉卿未拜卒輿駕即日臨哭謚曰壯絢寬和少喜懼在朝廷見人如不能言號為長厚在省每寒見有官有襤褸者輒遣遺以襦衣其好施如此子悦嗣

昌義之歷陽烏江人少有武幹為馮翊戍主梁武為雍

州因侍左右梁武亦厚遇之及起兵板為輔國將軍軍主每戰必捷天監元年封永豐侯累遷北徐州刺史鎮鍾離四年大舉北侵臨川王宏督衆軍向洛口義之為前軍攻魏梁武戍克之五年冬武帝以征役久詔班師魏中山王元英乘勢追躡攻没馬頭等城城内糧貯魏悉移歸北議者咸謂無復南向帝曰此必進兵非其實也乃遣脩鍾離城敕義之為戰守備是冬英果率衆數萬圍鍾離衝車毀西墉

梁書曰鍾離城北沮淮水魏於邵陽州西岸作浮橋
跨淮通道英據東岸大眼據西岸攻城
時城中衆纔三千義之督師隨方抗禦
梁書曰魏軍乃以車載土填塹使其衆負土隨之嚴
騎壓後人有未及回者因以土迮之俄塹滿因與大
眼躬自督戰晝夜苦攻分番相代墜而復升莫有退
者又設飛樓及衝車撞之所值城輒頹落義之以泥
補缺衝車雖入而不能害義之善射其被攻危急處

輙往救之每彎弓所向莫不應弦倒一日戰數十合前後殺傷萬計魏軍死者與城平六年帝遣曹景宗韋叡率衆二十萬救馬大破魏軍義之率輕兵追至洛口而還以功進號軍師將軍再遷都督南兗州刺史坐以禁物出藩為有司所奏免十三年累遷左衛將軍是冬帝遣太子右衛率康絢督衆軍作荊山堰魏將李曇定率大衆逼荊山揚聲決堰詔假義之節救絢軍未至絢等已破魏軍魏又遣大將軍李平攻硤石義之又率朱

衣直閤王神念救之
梁書曰時魏兵盛神念攻硤石浮橋不能克故援兵
不得時進
魏克硤石義之班師為有司所奏帝以其功臣不問十
五年授北徐州刺史
册府元龜曰武帝崇佛道祭祖禰不設牲牢義之嘆
曰宗廟不血食矣又武帝祖陵前一旦失石鹿義之
曰蕭祚將盡乎後果為侯景所滅王侯妃主以下為

景軍所掠湮流它國者數萬

義之不知書所識不過十字性寛厚爲將能得人死力

及居藩任吏民安之歿封營道縣侯徵爲護軍將軍卒

於官帝甚痛惜之謚曰烈子寶景嗣

論曰永元之季雖時主昏狂荆雍二州尚未有釁武皇

迹緣家酷首唱孟津之師王茂等運接昌期自致勤王

之舉若非天人啓期豈得若斯之速乎其隆名顯級亦

各風雲之感會也元起勤乃胥附功惟闢土勞之不圖

禍機先陷冠軍之敗於罰已輕梁之政刑於斯為失私戚之端自斯而啓年之不永不亦宜乎張悳紹馮道根康絢昌義之攀附之始其功則末及羣盜焚門張以力戰自著鍾離邵陽之逼馮昌勞效居多浮山之役康絢實興其事有厥勞罷進宜矣先是鎮星守天江而堰興退舍而決豈人事乎其天道也